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六・史部・雜史類

萬曆三大征考三卷

東夷考畧一卷

東事答問一卷

〔明〕茅瑞徵撰

一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

〔明〕瞿九思撰

八七

2F36/06

三大征考叙

昔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屬之游夏然二子抑唯是詩書禮樂之斤，黻明而春秋歸田墮城之事曾一辭之莫贊彼謂破齊存魯者比皆

二二 正考前序

寓言也固知文武具體聖門猶然難之而況隨陸絳灌乎余爰茅伯符以循良異等詔入中樞與謀軍國事伯符亦留意阨塞險要陳諸指掌諸所擘畫動中機宜會有浮

言侵之竟拂衣蒼水上園戶著書居恒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揚其最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因擴撫其事繫之貫珠間出以觀余即令屬史抽毫班椽摘覽抑

二二 正考前序

二未能或先夫班椽增損遷而龍門則采世本國策上下其手今正史放失什不得而伯符止據幕府之上功而睿旨之報可者次第其後不說不亢以成一家言此又難

之難者至其豫笑東事若
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
材也夫以

顯皇帝捷伐四夷赫然無敵
而今小醜陸梁侵入內地以
臨吾人之境彼雖桀驁不當

三大征考前序

三

漢一大郡至厯東顧之憂
連年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逮一
替府一大司馬亮用成功則
亦前多之效也 上拊髀思

頗牧而伯符後用鬼方功待
此書行且進御 上益明習
旋見施行當必有係首奴之

頌歌之 閣下者抑余聞之
漢賈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
房帝嘆為不及夫其止車按

三大征考前序

四

轡之量固與嫚罵英風不同使
生消融在氣以運格心之術而
潛移其譙讓之志則帝方為
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終為吾
乎是余所望于伯符也遂弁
其語于首

省

天啓改元中秋日東園老人書于
武林舟中



三大征考前序

五

三大征攷序

在昔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
一碑最稱簡嚴其募畫功罪本
末既繁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
裁千古定屬椽筆乃以歸美晉公
失貴戚意至經磨泐益揚摧若斯
之難也

三大征攷序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
功維競而時播朝鮮三大役特著
霆激雷煜於今為烈矣余嘗閱兩
朝平攘錄頗類稗乘小說抵拾多
不雅馴已得瞿待詔武功錄讀之

所述時播情事似屬詳盡而鋪張間涉庖蔓不無迂合朝鮮一案直縮手祖龍遺燭缺焉不備往歲歸舟偶挈有本兵稿略因出次第參訂僭為刪輯旋已久置廢麓

頃

三六征改序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摹因念證

據武功適余舊業而以屏居荒

野不獲從諸大夫鼓吹休明聊復

點竄前帙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媿材拙謏劣無

能與韓退之為役而揆濬金石又

敢妄希段文昌唯是勉劬摹畫布昭

聖武庶令窮陬不逞心寒膽落而借鑒正功罪稍鼓行間之氣其亦揚摧微意也夫肯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三六征改序

三



萬曆三大征考目

蒼上愚公撰次

倭氏

倭上、倭下

藩州

附

寧夏圖

日本圖 島夷入犯圖

朝鮮圖

三大征考目

藩州圖

倭氏

始

神廟在御久邊遠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藩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倭氏父子倭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叙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克打正各台吉并松虜寅免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賜殲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王文秀父本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益慄悍沿邊皆懾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序
折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母持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時雲等頃之，黨鬬為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苦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次骨。會時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還遊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兩之奸，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為會長。劉東陽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繼忠向鮮威望，為衆積輕。十八日，東陽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繼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修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城中聽拜主謀，叛總兵張繼忠以扣解，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竝抵鎮，併叛請招安，以緩師。

孫金堂
注文秀

全角廟為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倣，遣下張雲部龍論降。二十三日，時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街互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竝至，心疑之，嘆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縱東陽遂於翌日蒞總兵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文秀時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贖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陽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桓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徇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奔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畧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總兵李駒攝總兵進剿，乃於三月四日統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

平定安州
兩處以守

納因那那
新舊房時
自長為那
領
姓古房延
通號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泰將來保警。賊齎書詐門拒卻之。李响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奔城守備張承勲。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詔成陽以脩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賊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首。失兔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警。

封賊訥悶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訥悶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姚吉。止勿存着。力兔暗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响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構中衛勒捕玉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於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

西唯鎮城為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開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噶氏王子為一家。拜文秀並辨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噶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壩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總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吉。諭虜無助逆。急撤李响赴援。圍始解。响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詔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罔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黃為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黃非衝邊才。乃起麻賁。自謫戍代。黃以貲勇。且多蒼頭軍也。李响等既抵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三

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銜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綬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遊擊俞尚德兵逗畱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脅

慶王及移。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於南城。遂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

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股削。

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

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戾亂吾寧。

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詔勅城下。賊既甘。

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

日夜促芻餉。調延綬莊浪兵。而着力兇於十四日。

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

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時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

擒時雲土文秀。劉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

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

禽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所人上書
不爲所誘
大和

上並鞅叩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問金五萬兩。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卽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

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開。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

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皆叩其奏。頃之延綬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惠

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

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

葛茨浮河掠秦壩等堡。東賜偵延綬榆林兵調征。

益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太佳火落赤。鐵

蓋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太佳火落赤。鐵

蓋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太佳火落赤。鐵

蓋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太佳火落赤。鐵

蓋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擒達太佳火落赤。鐵

雷掠舊安邊碑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中
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
結為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
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
伏漢延渠。由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
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
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
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
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
月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探
柳稍蒲草及土脩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
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
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唘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
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
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嘗
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餽於二十四日。單騎往。竟

萬曆三大征考

李氏

八

原中德選
李氏

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
督檄叅政楊時寧同所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
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為我主招撫。後往受賞
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逞無成。
功而日本首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
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首回巢。重懸賞格。如
東西各部能縛獻唘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陽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
發岡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蒯
春芳亦疏請厚市賞虜。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
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違者立斬。以狗御
史孫琬奏總兵李嗣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
二百輛。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
賊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
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
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糧糈自辦。詔嘉居敬
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為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

北魏書
之始

刺史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永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於二十日並逼城下。時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遂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棟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廣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為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梅。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遊擊龔承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為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燒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登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邏騎錦鎗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偃同事。戚卿

附錄始末

如松

水攻

等訐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塗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放。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欵語倉卒。隨解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縱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克如松謂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合前東賜承恩。竟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失。利。曰。事急。幸倖我。御。靈。先止壁下。馬關。阻饒道也。居有頃。虜盡。飛輶。與。矢。宛。合。部。落。三。萬。先。使。土。味。料。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搗。土。味。巢。新。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

而打正還至沙洋苗兵前扼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廟竟以擒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傅所治。堤亦各崩三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傳以靈州功。免賦數。出舟師。過補堤。表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擒賊求招安。十二日。解與。衡國樹。撤賊以饑民報為治。錢穀。撤到三日。開關。遣大兵入。賊竟不應。廟亦數關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感於招撫。詔罷秩。以勞熊代。賜劍如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侯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兇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

如松

如松

率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廟搏戰。自卯至巳。廟甚銳。如松劍斬縮膊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率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由獲駝馬無算。乃移廟級。示賊。賊為短氣。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在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渡。城崩。南關居民。所變。我師陽調舟。夜擊北關。水應。許朝果。趨北關。壓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鎗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蕭百。總。不。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總。張。下。城。懸。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論。時氏。殺。劄。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

隆慶

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李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李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李如樟家。昨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繼。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李洪。

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獲與致承恩等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常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慰慶藩。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薨逝土窖中。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逮夢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

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都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制勅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詔免行。俟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朝廷失信。以孤

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威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違緹騎逮問。竟適邊。贈死事。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兇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叔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爲甚。而李氏父子與土文秀等竝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李氏爲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緹之。此可謂有

徒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李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李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李氏乃揚揚謂上賞。我將士誤信。懼飲其家。抑已疎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次。李氏遂無噍類。而得策乃在絕勾虜。

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寧靈州平虜功。豈不竝偉哉。

倭上

倭於島夷。稱最強黠。自唐更號日本。附庸百餘。按宋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皇爲號。一姓傳繼。初於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奉璽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軌事覺。上著訓。世勿與通。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爲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瀕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勘合。令道寧波。十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壩設伏。殲其衆。遼海自是無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始鄞人朱綱充倭使來貢。號宋素卿。大漁利去。尋與它使宗設仇殺。藉死。絕貢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豪潛與倭市。巧爲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寇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剪覆之。并誅奸商王直。江北閩廣以次蕩平。然倭前後踰內地。垂

朝鮮本

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人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儒不習鬪。其王李昫溺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倅陷慶尚道。逼金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望京。令次子璵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螫且中于遠。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環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遠鎮先發遊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

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爲倭擊盡殲。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會中朝蔣侍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表黃贊畫。大司馬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開。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廣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二月初。李將軍已至軍中。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罔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於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癸